

未来战争丛书

Tomorrow's War Series

沈伟光 ● 主编

解玺璋 马亚西 ● 副主编



Nuclear Control in The Information

信息时代 Age 核军控

周学海 ● 著

2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未来战争丛书

Tomorrow's War Series

沈伟光 ● 主编

解玺璋 马亚西 ● 副主编



Nuclear Control in The Information

信息时代 Age

核军控

周学海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息时代核军控/周学海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9

(未来战争丛书/沈伟光主编)

ISBN 7-5008-3128-5

I. 信 … II. 周 … III. 核武器-控制-普及读物 IV.D81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53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2 千字

印 张: 11.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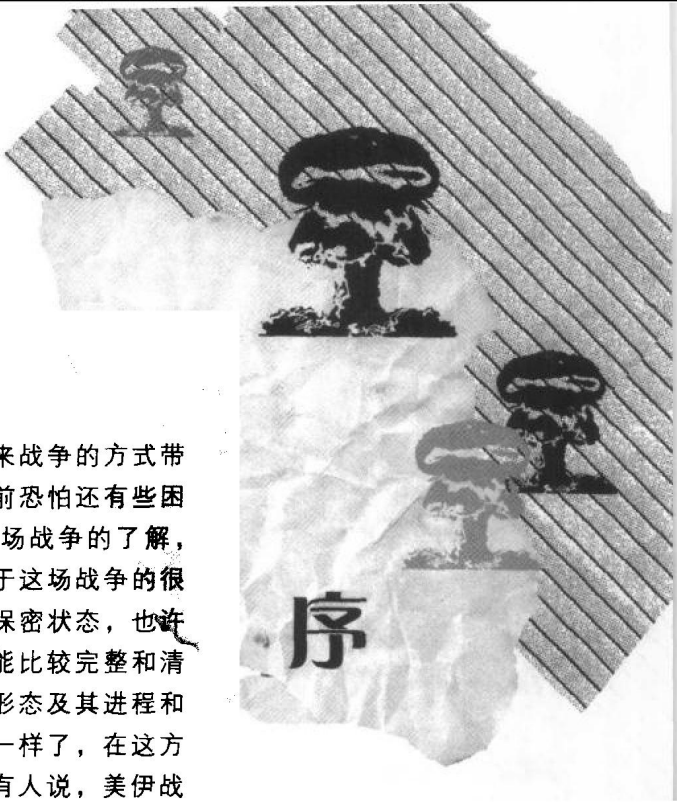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刚刚结束的美伊战争可能给未来战争的方式带来哪些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目前恐怕还有些困难。因为，直到现在，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和支离破碎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很多真实信息，暂时还处于被封锁和保密状态，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真实的东西才可能比较完整和清晰地显现出来。但是，这场战争的形态及其进程和以往我们所经历的战争几乎完全不一样了，在这方面，人们的看法并没有太多分歧。有人说，美伊战争之后，谁也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学家，每个人都要重新学习。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联系到我们的现状，甚至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的。

中国不是一个军事理论资源十分稀缺的国家。在世界上备受尊敬的军事理论家孙子，其著作《孙子兵法》写于公元前4世纪。但是，在近现代，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军事理论却越来越多地受到外来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军事始终没有走出冷兵器的时代，而西方却经历了一次次先进技术对军事的改造。有证据表明，这些先进技术并非全部源自西方，有些甚至是发源于中国，辗转流传到西方的。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都没有意识到，要用这些先进技术来革新自己的军事。鲁迅先生就曾沉痛地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直到有一天，这个老大帝国突然被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战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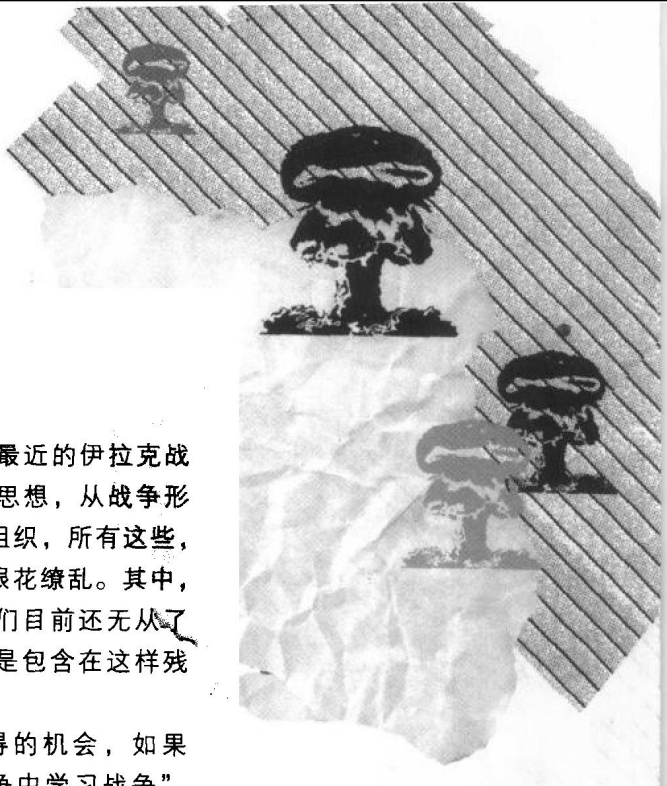
败，它的先觉分子才从失败的教训中逐渐萌发了“师夷之技以治夷”的要求，才开始了长达数十年引进洋枪洋炮、创办军工企业、组建新式军队、革新军事观念的进程。甲午一战，新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于是，又有了在更高层次上对军事现代化的反思，明白了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背后，还有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道理。

事实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主导着未来战争的方向。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新的战争方式及其军事理论，总是建立在新的科学技术所能提供的支持上的；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又总是和军事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当代世界秩序主要的是由西方建立的，在其背后，恰恰是技术和金钱所支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相继在伊拉克、南斯拉夫和阿富汗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反恐战争以及此次伊拉克战争。这固然有冷战之后世界单极化发展的背景，但是也要看到，数十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军队建设和军事理论，使得一种新的战争方式有了进入实战的可能。如果说这些战争与以往的任何一场战争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战争向我们展示了未来战争以信息为先导的基本形态。俄国一位军事分析家甚至认为，美国人打击伊拉克的主要目的不是推翻萨达姆政权，也不是石油，而是演练其新式战法和试验其新式武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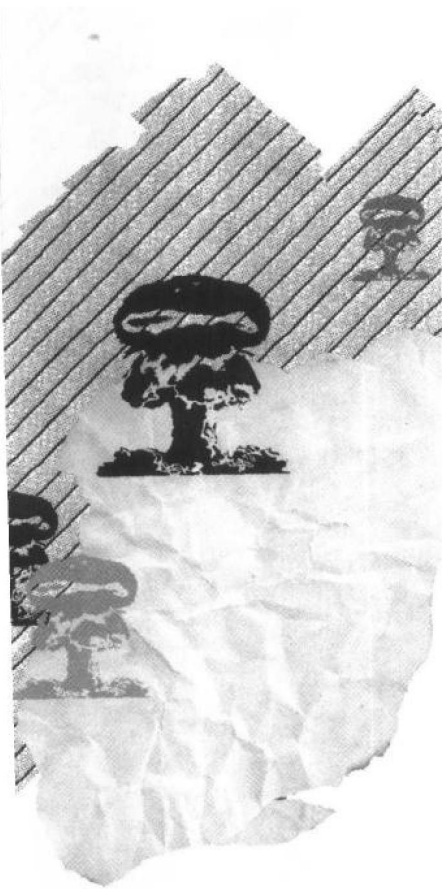
也许可以聊备一说。无论如何，在最近的伊拉克战场，我们看到，从战争观念到战略思想，从战争形态到战争方式，从军事技术到军事组织，所有这些，每天都发生着新的变化，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其中，有些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有些是我们目前还无从了解的，而学习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总是包含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之中。

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善于利用这个机会，“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就可能错失良机，被新军事革命的世界浪潮所淘汰。

“未来战争丛书”正是在这种世界潮流激荡的背景下构想出来的。如果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要“走向未来”，那么现在，至少未来战争已经在敲我们的门了。然而，对于未来战争，我们的了解又有多少呢？也许，我们主编这套“未来战争丛书”，其初始动机和当下的美伊战争无关，但这场战争大大激发了我们的同胞对于新军事革命以及未来战争发展方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倒也使我们在这套丛书的前景更加乐观。据说，在战争期间，有人每天要花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收看电视台滚动播出的伊拉克最新战况报道以及许多所谓“军事专家”对最新战报的评论和分析。何以会有这样的收视要求呢？很显然，除了普遍的对伊拉克人民的命运感到担忧之外，人们还希望更多地获得关于未来战争的知识，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发生在当今世界



DA 1188 / 06



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的趋势和走向。

“未来战争丛书”愿意满足读者的这种意愿和要求。将要和读者见面的第一辑，选择了不规则战争、零伤亡战争、一个人战争和信息时代核军控四个题目，分别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对未来战争形态进行解释和描述。作者都是军事科研领域年轻的学者，是未来中国新军事革命的生力军，他们的学养和视野保证了丛书在专业领域的严肃性和前沿性，同时，又力图写得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照顾到更多的军事爱好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接受心理和阅读特点。我们希望，“未来战争丛书”能成为每一位关注未来战争的朋友阅读与交流的平台，新的人才和新的研究成果能从这里不断地涌现出来，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关心它、批评它、帮助它，让它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为了帮助读者更形象地理解书的内容，我们特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新闻图片配在书中，在此谨代表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向真实记录历史事件的新闻工作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解玺璋

2003年7月

目录

绪论	(1)
----------	-----

第一章 核军备控制研究的理论框架	(7)
------------------------	-----

一、现实主义理论是核军备控制研究的起点	(8)
二、核威慑理论是核军备控制的逻辑基础	(10)
三、安全理论阐明了核军备控制的迫切性	(10)
四、研究核军备控制的几个要点	(12)

第二章 核威慑：核军备控制的逻辑基础 ...	(1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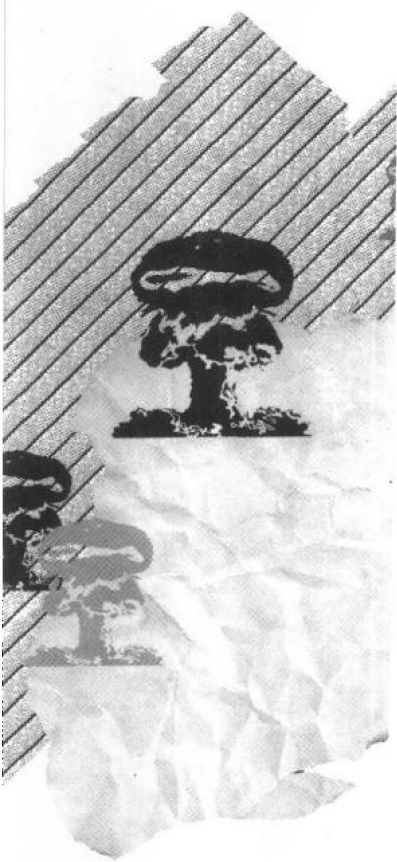
一、核威慑的内在逻辑	(15)
二、美国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战略	(17)
三、美国冷战后的核威慑战略	(29)
四、前苏联及俄罗斯的核战略	(38)
五、核威慑是核军备控制的逻辑基础	(46)
六、初露端倪的美国21世纪核威慑战略	(50)

第三章 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与核军备控制 ...	(53)
-------------------------	------

一、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	(53)
二、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对核军备控制的影响 ...	(56)
三、国际社会就削减核武器提出多种方案	(62)

第四章 美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69)
----------------------	------

一、美苏(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69)
二、美苏(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73)
三、美苏(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与执行	(77)



第五章 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努力 ... (85)

- 一、《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与内容 (85)
- 二、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93)
- 三、印巴核试验严重破坏了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努力 (99)
- 四、国际社会继续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生效而努力 (104)

第六章 防止核扩散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扩散 (107)

- 一、强化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的国际不扩散机制 (107)
- 二、处理前苏联解体后的核安全问题 (111)
- 三、美国与防止核扩散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118)
- 四、中国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125)

第七章 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核军

备控制的基础 (127)

- 一、导弹防御系统的提出和发展 (127)
- 二、导弹防御系统的武器构成 (142)
- 三、美国国内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争论 (146)
- 四、导弹防御系统对核军备控制的影响 (150)

结论 (157)

- 一、冷战后核军备控制的特点 (157)
- 二、影响冷战后核军备控制的因素 (161)
- 三、21世纪核军备控制的前景 (166)

绪 论

核武器出现以后，人们在震惊之余一直在寻求控制这一杀伤力巨大的武器。1946年6月，美国驻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巴鲁克提出，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原子能开发总署，负责有关原子能开发和使用方面的工作，一切核原料都应在总署的监督之下，一切核活动都必须在总署的管理之下才能进行。显然，巴鲁克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掌握核技术和发展核武器，以保持美国的核垄断。美国的这一建议理所当然地被前苏联所拒绝。1949年8月，前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美国的核垄断才告结束。

随着美国对核武器的认识逐步深化，其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也开始摆脱等同于常规武器的状态，逐步形成以威慑为核心的核战略。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的核力量迅速发展，具备了对美国本土的核打击能力，导致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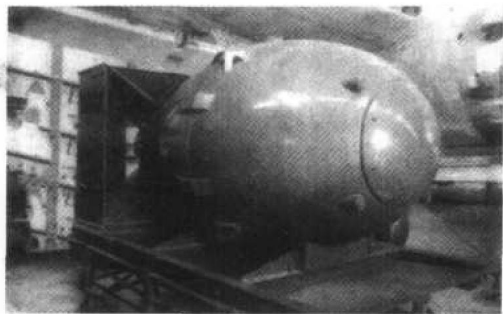
美国与前苏联的对峙，“一方面是美、苏代表的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严重对抗，同时也是美、苏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①带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而核武器造成的相互确保摧毁局面又使得通过战争解决这种对峙变得毫无意义，相反，维护这一局面的稳定却能极大地满足各自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美、苏两国疯狂地进行核军备竞赛，使核军备的增长超过了实际的需要，也增加了发生意外战争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美、苏两国开始了核军备控制的进程。

西方学者认为“军备控制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能够降低全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可能性的行为，或者退而求其次，万一战争爆发能够限制损失的行为，或者降低武器费用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是单边的、双边的或多边的；可能是质量的限制，也可能是数量上的限制；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是不明确的。”^②也有学者认为：“军备控制政策一般是为了对军事力量和武器的质量设计、生产数量、部署方法、保护、控制、转移及其

① 刘金质著：《美国国家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② Jacek Kugler and Frank C. Zagare, *Exploring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P26.





1945年美军投向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

计划、威胁或实际的使用实行某种限制或管制。”^① 尽管具体方法和措施各不相同，但是，“减少风险和危险是大多数主张军备控制者的中心思想”^②。

军备控制是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对以核武器为中心的核军备竞赛进行控制的一种方式，它包括对核武器的类型、特性和部署进行限制的

单边的、双边的甚至是多边的措施，以维护或改善战略稳定性、减少核战争危险以及一旦爆发核战争时限制其损失。单边措施有加固导弹发射井以及保护和改善C³I系统；双边措施有军备控制谈判以及达成的若干限制、裁减甚至消除某种核武器以及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条约、协议和措施；多边措施有禁止核试验、核不扩散等机制或条约。

从内容上看，军备控制包括这样几种类型：一是限制某种武器的数量，既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设定一个上限，如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也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设定一个下限，如美苏（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二是限制或禁止某种武器的发展和部署，如美苏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全面核禁试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等；三是减少失误和意外战争的措施，如美苏“热线”协议、建立核危险中心协议等。

军备控制和裁军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首先，目的不同。军备控制的目的是维护稳定的核威慑关系，避免核战争特别是美苏之间全面核战争。从这个意义上看，军备控制并不等于军备的裁减，但是，如果稳定的战略关系得到维持，军备控制也会向裁减的方向发展。而裁军指的就是减少军备力量，与维护战略稳定没有直接关系，某种裁减措施会削弱稳定性，如降低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措施。其次，对军备的认识不同。军备控制认为，国家间政治上的敌意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是战争的根源，而且有些冲突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军备控制把着眼点放在军备，试图通过限制某些武器以及建立相互信任措施来增加国家间的战略关系的稳定性，从而达到防止战争和限制战争可能带来损失的目的。裁军把军备看作是诱发军备的原因，希望通过减少乃至最后消除军备来实现防止战

①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页。

②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页。



争的目的。从历史上看,裁军思想往往同全面裁军甚至世界政府联系在一起。第三,对象不同。军备控制的对象以核武器为主,同时涉及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上述武器的运载工具——导弹。裁军的对象则要广泛得多,既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也包括常规武器。

如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一样,有关军备控制的理论呈现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分野,因此对这一国际现象的评价也各不相同。

现实主义者认为,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最高价值,军备控制协议只不过把国家间的力量均衡制度化了。因此,协议的寿命不可能比这种力量的平衡更长久。国家经常对遵守条约的成本与利益进行评估,并根据其结果理性地决定是否继续遵守条约。当违反条约的成本超过了可能获得的好处时,国家就会选择遵守条约,否则,就会要求修改条约甚至废除条约。

理想主义者认为,安全不仅是没有战争,而且还包括不受外国政府的胁迫,没有经济剥削和社会歧视等内容。因此,实现安全不仅要避免战争,还要提高社会正义和平等^①。有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军备控制治标不治本,仅仅局限于战争的表象。弗朗西斯·比尔认为,应该改革、改组现在的国际体系,来实现持久的安全^②。有的学者把军备控制看作是合作性安全机制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技术的扩散、经济的国际化以及重要地区政治权威的瓦解等制造了新的威胁,这些威胁无法通过遏制、威慑等手段解决^③。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叫作“合作性接触”,即根本安全目标一致的国家自愿就军事力量的规模、集中程度和实战训练等问题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从而使彼此的军事力量仅限于保卫本国领土不受外国侵略的需要。

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和规范对战争的可能性和剧烈程度有着重要和持久的影响,特别是当大国一致认为战争并不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时候。虽然力量的均衡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国际制度能够改变国家在协议上搞欺骗的诱因。国际制度也能提供信息,使承诺更加可信,建立协作的切入点并为总体上有来有往的合作创造条件。制度学派指出,国际社会已经达成《防止核扩散条约》、《生物武器公约》,无核区从南美洲开始,现在已经扩大到南太平洋、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这些事实表明,军备控制和裁军的价值已经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① Kolodziej, "What is Security?", Arms Control, Vol.13, No.3, December 1992.

② Frances Beer, "On Creating Security Systems", Arms Control, Vol.13, No.3, December 1992.

③ Nancy W.Gallagher, Arms Control: New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olicy,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8, P11.



冷战时期，中国对美苏核军备控制以及国际多边裁军活动并不积极，认为这是“假裁军、真备战”，是为了麻痹世界人民，因而全面否定美苏双边谈判以及达成的协议或条约。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于1980年开始参加联合国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1982年，中国向联大特别会议提出全面核裁军方案，表明中国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形成了比较明确具体的立场。同时，国内对军备控制的研究也从这一时期逐步展开。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以美苏两国为重点，叙述谈判的过程、方案的交锋以及谈判的结果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更加重视军备控制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计划设立了裁军与军备控制的课题。在国防大学潘振强教授主持下，形成了课题的最终成果——《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一书。该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我国外交政策为依据，从我国的安全利益和特点出发，着眼于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斗争的实际和发展，具体评述了世界裁军与军控的发展历程，系统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主要国家裁军与军控的基本意图和政策，剖析和论述了促进与制约裁军的主要因素，对世界裁军与军控斗争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精辟的预测和描述，并着重把裁军斗争与世界安全环境和我国安全利益有机结合起来。”^①它是“迄今为止，我国较为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裁军与军备控制理论与实践的一部专著”。^②这项研究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研究裁军与军控问题，反映了中国的观点，这是最为值得称道的地方。裁军与军控研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色彩都比较浓厚的领域，但是，这项研究却缺乏必要的理论探讨。虽然该书对军备控制作了界定^③，但是，始终把裁军与军备控制作为一个概念使用，没有进行必要的区分，而实际上，二者在理论上是可以区分的，也是应该区分的，否则，就会难以理解某些历史事实。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国际上看，军备控制研究逐步趋于平淡，国内也是如此。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1972年美苏《限制



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及其
爆炸后的蘑菇云

① 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1页。

② 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页。

③ 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去留问题，对军备控制的研究又逐步加强。朱锋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和吴苑思的《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都分析了导弹防御与核威慑的关系，还特别强调了冷战时期核威慑与冷战后核威慑的不同，从理论层次上研究了导弹防御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进步，国际问题的研究逐步摆脱了叙事式的研究方法，开始向思辨的方向发展。

冷战后的几年，安全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逐步冷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全球化等问题，即使谈到安全，大多也是指经济安全，而且偏重于合作。当人类看见新世纪的曙光时，传统的安全问题又变得重要起来，而且还出现了新的安全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给世界造成了太多的不安全，而其本身也没有获得安全。尽管因特网把人们联系得更加紧密和快捷，经济全球化也在使大家难分彼此，但是，传统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战争与和平仍然是国际关系关注的核心问题。

冷战的结束是一个过程。它始于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德国的统一、华约解散，最后完成于1991年底苏联的崩溃与解体^①。冷战后核军备控制以这一系列事件为起点，以2001年底美国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为终点，重点研究前苏联解体以后核军备控制的进程、成果及障碍，并展望21世纪的发展趋势。

从核军备控制角度看，冷战时期，由于美苏关系尖锐对立，军备控制主要指他们之间为降低核战争的危险、提高两国战略关系的稳定性展开的双边或单边的行动，最初军备控制的重点是控制军备竞赛的速度、保持两国战略关系的稳定。当军备控制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由控制、限制向裁减方向发展的趋势。冷战后军备控制发生的政治前提与冷战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核军备控制的理论基础依然是冷战时期形成的核威慑理论及核威慑战略。美俄两国都坚持和维护战略关系的稳定，并以此为前提继续冷战时期尚未完成的军备控制进程。美俄之间达成的START II、多边的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全面核禁试条约等，都是建立在冷战时期部分进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从逻辑和历史事实两方面看，冷战后的军控进程与冷战时期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就使得研究与比较有了共同的基础。

裁军与军备控制这一类问题向来是大国之间的事情，况且核武器又只是为少数国家所有，真正能够有效使用的为数更少。因此，核军备控制研究所涉及到的对象国也只能局限在少数国家。美国与俄罗斯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核武库，拥有最全面的核理论与

^① 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页。



核战略。冷战后的核军备控制也主要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展开，即便多边军控，如果没有得到这两个国家的支持特别是没有美国的首肯，也很难达成协议。

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核军备，才谈得上军备控制，常规军备只是裁军问题，这是由核威慑理论与核威慑战略决定的。冷战后，核军备控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防止核扩散问题，同时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及技术的扩散。

国内核军备控制研究的弱点之一就是，理论色彩比较淡，注意对过程的陈述，较少从理论层次上进行分析。本书从核军备控制的理论基础——核威慑理论出发，分析和阐述核军备控制的内在逻辑，着重说明维护美苏（俄）战略关系的稳定性既是核威慑的内在要求，也是核军备控制的前提条件。从安全困境模式、囚徒困境模式和胆小鬼模式着手，分析和阐述核军备控制的迫切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对冷战后核军备控制不同方面的研究，从而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和突出了理论色彩，有利于深化对核军备控制的认识，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冷战后的美俄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相比，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核军备控制在冷战时期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也正是美俄关系的这种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政治基础，维护两国战略关系稳定的必要性受到质疑，从而对冷战时期形成的核军备控制的规则提出了严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后的美俄双边军控有呈惯性发展的趋势。分析这一趋势有助于把握21世纪美俄双边核军备控制和世界核裁军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前瞻性。

美国冷战时期形成的核威慑战略是针对前苏联的，它以核报复为手段有效地威慑了前苏联。但是，冷战后美国认定的潜在敌人只有数量极少的核武器，而且敌人不止一个，也不按游戏规则行事，过去行之有效的核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却难以奏效。既然无法对可能拥有少量核武器的国家实施核威慑，何不保护自己不受袭击呢？美国为了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开始加紧实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但是，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又与冷战时期的核威慑原则相违背，破坏了战略稳定关系。这就是核威慑在冷战后面临的困境。



第一章 核军备控制研究的理论框架

“军备控制”这个术语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其理论也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军备控制研究的理论色彩比较浓厚，这与同时期核威慑理论的兴盛大体上同步，也反映了核威慑理论的基础性作用。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苏签订SALT I 条约和SALT II 条约，美国国内的研究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把重点放在如何把已有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军备控制谈判中，着重回答的问题有：美国应该与前苏联谈判吗？特别是与这样一个人人皆知的难缠的对手谈判，战略军备控制怎样融入前苏联的安全政策？战略军备控制谈判怎样有助于核稳定？军备控制怎样扩大到包含更多的、性能不同的武器系统？如果军备控制进程中断，会发生什么事情？^①等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以后，一些学者及政府有关部门就对有关核平衡中导弹防御的作用问题展开过争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军备控制的研究进入低潮。

核军备控制研究的理论框架应该从三个层次着眼。第一层次是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核军备控制的基本出发点。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实现某种程度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艰巨性。第二层次是核威慑的理论与战略，这是核军备控制的逻辑基础，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核军备控制的前提和目标。第三层次是安全理论，不同安全模式的设计准确说明了实现核军备控制的迫切性。

^① Steven E. 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25: 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1, Summer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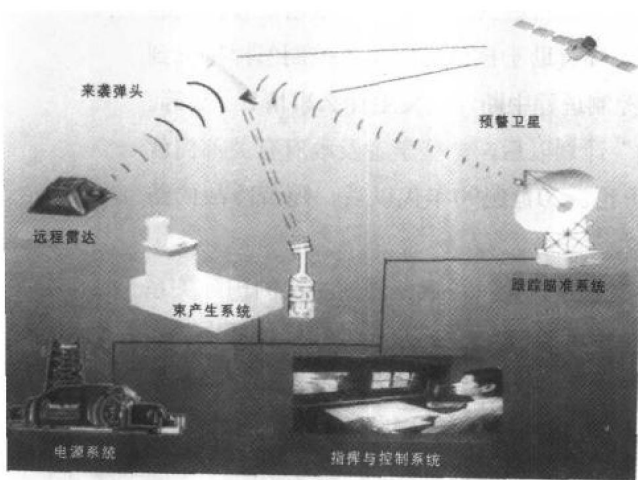
一、现实主义理论是核军备控制研究的起点

如果要溯本求源的话，核军备控制的研究要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谈起。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若干基本假设。第一，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在这样的体系中，有若干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国家，在其之上，没有任何中央权威。第二，国家内在地拥有某种防御性军事力量，使其能够相互攻击甚至摧毁。由于每个国家的生存安全是其第一位的利益，因此，军事力量成为国家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第三，国家不可能信任其他国家的意图，特别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相信其他国家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打击自己。这并不是说每个国家必然都怀有恶意，而是说一个国家的意图可能是善意的，但是，人们不能完全有把握地肯定这种善意。况且，即使一个国家可以百分之百地确认其他国家的善意，但这个国家的善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一个国家永远不能肯定，另一国不会使用防御性军事力量。第四，国家最基本的动机是生存。国家需要维持其主权，即一国政府对其疆域内的人和事拥有最高管辖权。第五，国家总是从战略考虑如何在国际体系中生存下来。国家都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国际社会的信息并不完全，国家总是会做出错误的判断^①。

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权力是国家始终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国际关系就是国家为权力而斗争的过程。新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生存要求是

国家的首要目标，安全利益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由于每个国家都在同时追求自身的安全，因此，国家间的相互竞争是国际社会的常态。当这种竞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就有可能产生冲突甚至爆发战争，战争总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最后手段。如果战争的好处小于可能带来的损失的话，那么，战争则有可能避免。

在现实主义看来，每个国家既具有进攻其他国家的能力，也具有进攻其他国家的决心，这就使得每个国家都十分警觉地注视着其他国家。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



现实主义理论下发展起来的新技术——纳米武器系统，希望以此来维持国家的生存

^① John J. Mearsheimer,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4/95.